

古琴之道

琴道、琴学、琴人、琴修



老桐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古琴之道

琴道、琴学、
琴人、琴修

老桐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琴之道 / 老桐著.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8. 4
ISBN 978-7-5108-6899-3
I. ①古… II. ①老… III. ①古琴—文化研究—中国
IV. ①J63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72485号

古琴之道

作 者 老 桐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小森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970毫米 16开
印 张 27
字 数 350千字
版 次 2018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6899-3
定 价 78.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一 琴为载道之器

李璠

琴为载道之器，其义大矣哉。《松弦馆琴谱序》云：琴之为道，和平玄解，出有人无，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古人以琴能涵养情性，导养神气，游心太玄，以明心见性，通身清明。圣人斫桐为琴，练丝为弦，故称丝桐。琴者乐之统也。众乐之中琴德最优，圣人制礼作乐以教万民。故《说文》曰：琴禁也，君子所以自禁制也。古之乐多矣，独于琴有禁之义，盖琴尚冲和大雅，静远澹逸，非清心不能尽其妙，非寡欲不能通其奥也。琴趣清雅，端由静境得之，音出自然，故终皈于道。

琴之为道，始乎伏羲，成于文武，形象天地，气抱阴阳，神思幽深，音韵清越，幽而和畅，雅而不淫，扶正国风，翼赞王化，琴音调而天下治。夫琴养性之器也，圣人作乐以宣其气，而琴独以敛其性，得秋道焉。故其音贵清，而韵宜冷，可以悦已，非可以悦人。藉弦上之音，发弦外之趣，超乎象外，得其寰中，故乐者天地

之序，中和之纪，人情之所不能免也。琴者天地之正音，修身理性，返璞归真，可以养浩然正气，兴礼乐诗风也。昔孔子学琴于师襄，问礼于老聃，以修礼乐之教，以立中国悠久文化历史之传统。自皇帝以至孔圣贤哲，亦必学之，可以感通天地垂教后世也。故声音之道莫尊于琴，乃知琴道通神明，协上下，以天授而非人授，以神合而非以音合。今世衰民散，小人凌君子，先王耻其乱也，制雅颂之声，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可以感动人之善心，而邪气不得接焉。《易》曰：“先王作乐崇德，以享祖考，自黄帝下至三代，乐各有名。”《竹书》记曰：“昔黄帝作咸池，颛顼作六茎，帝喾作五英，尧作大章，禹作夏，汤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南风一闋，虞庭谱之，猗兰微吟，宣尼作之，上古之乐，人与天调，先王之道也。”

琴之为道，古圣按五行之德，以定五音，乃制琴瑟始有琴焉。五行之气发而为宫商角徵羽之错杂。圣人特设有形之琴，以表天籁地籁人籁，感而遂通。是闻宫音则意凝，意凝则脾净；闻商音则魄静，魄静则肺宁；闻角音则魂藏，魂藏则肝平；闻徵音则神清，神清则心安；闻羽音则精涵，精涵则肾澄。夫人之五脏，即如琴之五音也。五音调而琴和，五脏调而身和。人皆知操有形之琴以娱心耳，特不知因有形之琴以调吾身心，存心养性以致命也。臞仙《神奇秘谱序》曰：琴之为物，圣人制之以正心术，导政声、和六气、调玉烛，实天地之灵器，太古之神物，乃中国治世之音，君子养修之物也。臞仙乃惻然兴慨，每为痛惜，于是拯颓风于既往，追太朴于将来，费时十二年，审理古今琴谱，得六十二琴操，以存古圣遗音，以回太古之风，再见羲皇之化，葛天无怀之世又将有待于

今日也。

吕氏建福，善鼓琴，深得中和之旨意，著《古琴之道》，有益于匡正琴风与世道，约为序。惜予年事已高，思维迟钝，无力能为文也。因集旧作琴文中古圣先贤锦言嘉行以应，共勉之，是为序。

癸未年春正月

九十老人李璠

序二

《古琴之道》序

李明忠

读老桐《古琴之道》，受到了不小的启发，同时对中国琴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再一次进行了反思。

中国的古琴，在汉魏就已经被作为一种“以琴载道”的道器，而逐步脱离了单纯供人们娱乐赏玩的乐器技艺。千百年来，中国文人与之相依为伴，在长期的积累过程中，形成了博大精深且独具华夏文化精神和道德理念内涵的“琴道”。“琴道”的精神内涵对中国传统文人精神情操的升华起到过重要的作用，对中国传统文化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综合形成也起到过重要作用。琴，在人们的心目中，早已成为睿智、敏慧、文德积萃的象征。自两汉起，“乐教”被朝野上下广泛重视与提倡，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琴道”被作为了重要的“乐教”形式，“琴教”的内容进一步得到充实、确认。更多的文人、琴人更明确地确立了以琴涵养身心、以“琴道”寓教于人的理念。自此，“琴教”理念经汉魏、历唐宋

直至明清，一直是教化人心、提高素质、充实涵养、开悟智慧、操练敏锐、升华境界、完善人生的一条既迂回曲折、又别具洞天的“乐教”之道。

由于古琴历代都被作为一种道器，长期被中国传统文人的精英群体用以清赏自娱、修身养性，故独领优越地得到了人文完善，在律、调、谱、器、曲、论、操、辑录、典籍等方面，均形成了无与伦比的精致体系。

就世界范围而言，古琴——这件器乐家族中最早的弦乐器，远在中古以前，在制度、律制上就达到了充分的完善，其中散、泛、按音交相使用所产生的声韵对比，超凡绝尘。

惟有中国文人琴家在材料力学方面的巧妙设施，才使得中国能有着大量可以完美使用的唐、宋、元、明、清传世古琴留存。也惟有中国文人琴家创造的中国古琴专用谱式——减字谱，千余年来沿用至今，并以这种专用谱式辑录出二百余部历代琴谱、三千余首古代琴曲。

可以说，就现存世界器乐家族范围而言，没有任何一件乐器的综合积累、人文完善可以与之齐肩。这是中华民族乃至世界音乐文化宝库中一笔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它需要更多的赤子学者为之鞠躬尽瘁、尽心竭力。

由于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特殊情况，中国传统文化某些门类，几乎走到了前所未有的低谷，尤以古琴为甚。加之为数众多的音乐艺术院校在东、西方音乐文化的理论、教材、教学等方面的偏颇，时至今日，相当数量的专业音乐理论工作者、音乐教学的组织领导者，对中国琴学的很多基础知识，均相顾而不识。

在21世纪东西方音乐文化疾速撞击、交流的新形势下，在“器乐”与“琴道”混淆不清的状态下，在“道器”与“乐器”概念模糊的情况下，在伪琴学现象时有滋长的情况下，中国琴学如何正本清源，究竟走怎样的道路，怎样与现代文明相益共美，怎样将几千年来形成的有益于人们身心的“琴道”精神进一步向世界阐扬？是中国琴人无法回避的课题。

老桐《古琴之道》在这种文化势态下应运而生，面对海内外琴学中一些含混的概念直述己见，对何为琴道、道器、琴品、琴德、琴技等，做了较为深刻而明晰的诠释，对目前琴界面临的一些含混不清的实质问题展开了较为全面细致的阐述，并以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佛的观点及琴乐思想发展的梗概，对“琴道”的文化精神、哲理观念给予了较为得体准确的定位，对“琴道”中不少较为抽象的问题做了较为深入浅出的解读，对帮助人们正确地理解“琴道”的内涵、正确理解中国琴学思想几千年的发展、进一步地理解、把握中国琴文化的美学追求均有着积极的作用，是近几十年来在中国琴学思想理论领域较为深刻的一部著作。

《古琴之道》从正统的角度指出了“琴道”、“琴艺”、“琴品”、“琴德”、“琴技”间所存在的文化精神、思想内涵与单纯技艺的差异。如，当涉及何谓琴道、琴艺时，其文曰：“中华琴学于传统文化中向来称作琴道，言琴学者盖就学术角度，包括琴理、音律、声学、制曲、弹奏、琴史、斫琴等等种种，乃一大学问也；言琴艺者盖指古琴为乐器，操缦为艺术，乃音乐艺术之一种也。言琴道者乃从本质上理解古琴为载道之器——琴道，就儒家而言，即是中华文化礼乐之道——以道德为体，技艺为用。若无文化与德行

之内涵，流于技艺，便殊不足贵也。”此外，老桐还对道家以琴养真、佛家以琴养心的琴道功能做了深刻而独到的解析。

在《古琴之道》中，老桐还通过对诸多琴学疑虑的回答，力求帮助读者从“道器”与“乐器”，琴艺和技艺的细微处去比较、体味、领略“琴道”中所蕴藏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深内涵。

老桐的这本著作，从人文、物态规律审视，人情入理地指出了“清、微、澹、远”的鼓琴之道，在喧嚣繁闹的社会生活中，对调整人们身心安适所能起到的有益作用，并进一步引申论证，将儒、道、佛诸家绝尘出世的境界与贞静宏远的声韵追求相益印证，使读者融会而贯通，直逮琴乐声韵之“希声”与中华国学之灵魂交融的文化精神。

在涉及当代个别伪琴学现象时，老桐坦诚直率，如其所言：“今之传习古琴者颇有于古琴创制中之文化意象不闻不问，乃视作不经之谈，嗤之以鼻者，仅将琴体作一共鸣箱看。若然，不惟不知古琴，且亦不知中国文化也，若论‘继承与发扬’，吾不知其云何耶。”

全书行文质朴率真，字里行间每每可见作者对琴道所爱之深，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受之切，动情处赤心难得，憨直处坦荡可嘉！

可以断言，面对21世纪，独具特质的中国“琴道”精神将会对人类音乐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古琴之道》在中国琴学发展的特殊形势下出现，毋庸置疑，将对人们在新的文化势态下，再度审视古琴的文化精神起到积极的作用。

李明忠

2002年8月 西安

山水琴缘

自序

据说一个人的性格是由幼年、童年生活塑造的，而人一生的经历和事业则是由少年时期的梦想决定的。我小时候很内向，不爱说话，但与书有天生的缘分。记得小学三年级就看很厚的长篇小说《万山红遍》、江苏抗战小说集等等，有时从下午抱着书一直看到天黑。周末到新华书店，一呆就能呆半天。当时母亲都觉得奇怪，因为家中并非书香门第，老大、老二也不是爱学习的人，姑苏小巷街坊邻居也没有特别的读书人家。

中学时我最喜欢的课程是语文，只是由于理科成绩特别地好，在那个重理轻文的年代，考大学也就无奈考了理科。大学时，脑海里还经常飘过中学时读的《陶渊明诗文集》中的句子，记忆最深的是“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等等，那时

根本不懂什么是“琴”、“书”和“羲皇上人”，但对天地宇宙、松风水月、云卷云舒却特别有幻想。高三时读到金庸小说就一发不可收拾，看得晕晕乎乎，差点耽误了高考。大学里继续着少年梦，读文学、迷武侠；于是，大学毕业，就考了哲学系读研，要弄明白人生真谛；于是，毕业工作后，每逢寒暑假，便往山中走，有时能在山上住十天半月；于是，就遇到了影响我一生的“古琴”。

大约从1989年到90年代上半叶的几年间，我每年寒暑假都会去皖南的齐云山，有时一住二十多天。有一年大雪封山，就在山上过农家春节，与生产队长程光华一家一起吃年夜饭，外面大雪纷飞，室内围炉夜话，除夕夜热闹非凡。齐云山是道教名山，据说是道教二十八个洞天福地之一。因方圆几十里内有天下闻名的黄山和九华山的缘故，来齐云山的游客就特别稀少。山腰和山顶上的太素宫、玉虚宫等道观香火寥寥，大多仍是民国时的旧貌。全山人烟稀少，隐隐有一种仙家的清虚气象。山家生活，与山气云影日夕相伴。清晨起来，俯视山脚下横江江面上飘浮的白雾，真有一番离尘出世的仙家意趣。

我们所住的农家，原先是一所颇具规模的道院，门楣上“东阳道院”的石匾仍在。道院大厅相当空旷，四围皆是两层楼厢房，大厅中央是石栏四方天井，既能采光，又蓄雨水，可作灭火之用。皖南民居大多有这样的天井。我们住在大厅东侧二楼上的小木屋里，我的古琴缘，便是从这里开始的。那是一个暑假，上山当日傍晚，我们在小木屋里突然听到一种沉静旷远的声音远远传来，不禁为这神秘的声音所吸引。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听到真正的古琴声音。以前或许从电台广播电曾听到琴曲，几乎没有任何印象了。琴音遥远传



来，有一种万事离心、身心俱息的感觉，仿佛到了洪荒岁月、太古时代。琴音松沉低缓，断断续续、缥缥缈缈，若有似无，令人于沉静之中进入忘我之境。那种神秘古远的感受是前所未有的。

我的古琴缘就此开启了。在山上的二十余日，朝看日出，夜听古琴，跟着弹琴的老人学了古琴的基本指法，那是一段很难忘的日子。这位老者，就是浙江老琴家徐匡华先生，是我的古琴启蒙老师。那时，全国弹琴的人还很少。后来几年中我经常回老家，并为苏州的《吴门琴讯》双月刊写稿，记得有一年到北京，陈长林老师跟我说每期都会看我的琴学文章。北京李璠老、郑珉中先生还有很多老琴家也是这样知道南京有一位“老桐”的，不过当时不知道“老桐”是一个年轻人。他们都是苏州吴门琴社的往来好友。90年代时全国古琴刊物很少，张铜霞女士最早创办全国性大型琴刊《七弦琴音乐艺术》，也是在1998年了，我的《中华琴学之继承与发扬散论》最早就发表在张老师的这本刊物上。

我一向认为弹琴人要读书，才能懂得琴心、才能弹出古琴的真味。唐初司马承祯《素琴传》云：“自古贤人君子，莫不操之以无闷，玩之而无恚。左琴右书，盖有以也。”古人左琴右书、以琴书自娱，读书以明理、抚琴以清心，“琴与书”是中国文人几千年精神生命之所寄。古琴是“贤人君子”之器、一直就不是演艺乐器。当时还不知道“文人琴”之说，但交往的老琴家没有以古琴为职业的，他们大多在科学、历史、哲学等领域卓有成就。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李璠老，他是中科院遗传所的科学家，他跟我说他50年代的最大理想是研究稻麦种子，为增加我国的粮食亩产量作贡献。民国时彭祉卿在《今虞琴刊》中也写到：

“琴这个东西，说它是音乐可以，说它不是音乐也可以；因为向来弹琴的人，就不肯把琴看作一种艺术；说它是合乎道的，应该拿来修身理性，导养延年的。这话固然玄妙一点，但是琴确实与其他音乐，有点不同，它的声音直接与心灵发生关系。”

的确，古琴是“直接与心灵发生关系”乃至透入灵魂深处的，我初聆琴音、顿为之悵，正是这样的体验。而学琴时久，也从来不会感到疲累，恰恰觉得“琴中有无限滋味，玩之不竭”。就像嵇康《琴赋》所说：“余少好音声，长而玩之。以为物有盛衰，而此无变；滋味有厌，而此不倦。”世事悠悠，不如山丘，青松蔽日，碧涧长流。就这样，由读书而向往山林、由山水而值遇琴缘，由古琴相伴而享受心中之山水，悠悠岁月几十年也，而学琴抚琴的心得，最后又变成了书。

本书成书于2001年，初版于2003年，首先要感谢的是海印（张利民）先生，是他最初要我成书出版并给予大力支持，才有《琴

道》一书的初版问世。本书许多内容是90年代中后期陆续撰写的，是我和内子共同学琴、研习古琴的结果。崔益华最初于南京大学授琴、讲学、培养琴生，善弹《渔歌》、《石上流泉》、《幽兰》、《获麟操》、《沧海龙吟》、《春晓吟》诸曲，她的琴学见解和琴曲造诣为吴兆奇先生、林友仁先生所称赞；吕建福最初于东南大学授琴，并应邀各地讲学，传播国学与琴禅之道，琴生遍布全国各地，为恩师吴兆奇先生、李璠老、北京吴钊先生等老琴家赞许勉励，善弹《渔歌》、《鸥鹭忘机》、《忆故人》、《阳春》、《石上流泉》、《获麟操》等曲。其次，要感谢为本书作序的李璠老先生和西安李明忠先生。李璠老当时以耄耋之年，细读我的文字、为琴学晚生作序，令我感动。在他仙逝前的那几年，我到京出差常会去看望他，李璠老也非常高兴，常常与我们说古弹琴。时空变换，一晃就十几年过去了。本书得以再版，已是在15年后的今天。这主要感谢北京徐智明、高志宏贤伉俪的付出，他们跟我学琴、痴迷古琴，也是他们的建议和辛勤努力，才有这本《古琴之道》的重编、再版。本书的大量图片，则是由我的学生杨梦迪采集完成的，她娴静细致的工作，为本书增色不少。最后要特别感谢葭苇书坊周博先生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天津华文天下图书有限公司于善伟先生的尽心尽责，才有本书的顺利再版和出色的艺术设计效果。

唐白居易琴诗曰：

“本性好丝桐，尘机闻即空；
一声来耳里，万事离心中。”
“七弦为益友，两耳是知音；
心静即声淡，其间无古今。”

让我们涤去尘虑、万事离心，做一个真正的琴道知音，一起走进那超越古今的七弦琴的美妙世界吧！

吴门老桐

2018年3月28日写于金陵吴门琴禅馆

目 录

引言：太古遗音，旷代之宝

中国之古琴与中国之文化

琴道。道与艺

琴之创制

琴与礼乐

琴道与儒释道

琴 品

琴派与琴风

琴之传承——文人琴

古琴与尺八

琴之兴废

一次关于古琴发展的讨论

琴道问答

001

022

025

036

043

050

059

070

085

097

105

115